

## 一个红对号引起的误会

□贺宽叶

在我刚要说准备开会的时候，一对母女不慌不忙走了进来。妈妈身材颀长，一身素色香奈儿职业套装，腕上是新款欧米茄手表，脸上是沉着自信的微笑。女儿额头宽阔，眼睛明亮，颊上俩酒窝，也是一脸笑意。这应该就是徐小雅母女了。徐小雅主动替妈妈解释了迟到的原因：因为车子抛锚，来晚了，让大家久等了，表示了歉意。我在查看了她的报到材料后，在她的名字前面打了一个对号，是红色的对号，因为蓝笔芯不出油了。一大张白纸，满满都是黑字黑对号，孤零零一个红对号，像暗夜里的火苗一般灼人眼睛。小雅妈妈看了欲言又止，在我说开始开会后领着小雅去了后排的空座上坐了下来。

我首先对新同学表示了欢迎，简单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情况，开始重点详细谈初一学生的心理特点，以及小学生向初中生角色转化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，家长应该如何做好初中生的家庭教育。目光扫过每一个孩子和家长，让他们感受到我没有忽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回应我的都是信任和期盼的眼神。唯独徐小雅妈妈，眉头紧蹙，表情有点紧张焦虑，如坐针毡的样子，跟刚才沉着、稳重、大方、自信的职

业女性形象判若两人。我也很纳闷。

散会了，大家纷纷聚拢过来问这问那，我一一详细解释作答。徐小雅的妈妈依然坐在原处，我刚要招呼她，她已经主动来到了我身旁，小心翼翼地 说：“老师，他们都走了以后我想问您个事，不耽误您下班吧，就耽误您一小会儿时间。”我赶紧说：“没事，不耽误，不耽误，我正要跟你聊聊呢”。

一会儿大家都走了，小雅妈妈细心地叫小雅去门外等着，然后轻声说：“老师，我看别人名字前面都是蓝色对号，您独独给小雅打了个红色的对号，是不是小雅的成绩在班里最差啊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？另外我们迟到真不是故意的，刚才开会您讲的我一点儿也没听进去，一直在考虑这事”。我解释清楚了以后她如释重负，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，走廊里洒下娘俩开心的笑声。

我也差点笑出声来，她们的笑声感染了我，但想到一个寻常的红色对号都能引起家长如此剧烈的心理波动，心情蓦地又特别沉重起来。我们的学校教育，什么时候成了孩子和家长“生命里不可承受之重”，甚至一个小小的红色对号都让孩子和家长成为惊弓之鸟。是得好好反思一下了。

## 那件廉价的T恤

□马海霞

开学前三天，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坐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，我在火车的咔嚓声中行进了一天一夜，火车快要驶入目的地时，我从行李箱里取出我那件白色T恤到卫生间里换上了。

刚下火车，就见有举着牌子接站的同学，还不等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他们，有眼尖的同学先和我打起招呼：“欢迎你，海霞同学，祝你好运。”看着接站同学热情的笑容，我那份独自踏入异乡的陌生感也一扫而空。等学校接站大巴到达学校后，整整一车同学已经都知道我姓甚名谁、哪里来的了。

我去辅导员那里办好入学手续后，辅导员对我说：“海霞，一会儿把行李放到宿舍，回来帮一下新同学。”和辅导员忙了一下午，辅导员指了指我的T恤说：“今天让你义务劳动了，没办法，在这批新生里我只记得你的名字。”

后来，班里同学打趣我说，刚开学时以为我和辅导员是亲戚，否则怎

么辅导员一入学就和我那么熟悉，他们要早知道是我那件印字T恤的功劳，才不会那么巴结我呢。

其实我在T恤上印字，只因那件便宜的T恤光秃秃的太像老头衫了，我只想在上面增添点色彩，没想到歪打正着还给我带来了运气，入学第一天就和接站的老生迅速打成一片，还获得了辅导员的青睐，让我帮他打理班级事务。

多年过后，同学们当年入学时穿着什么服装大都被遗忘了，唯独我那件T恤还被同学们谈论。看着现在的孩子上大学前父母给添置的装备：手机、笔记本电脑都要买贵的，衣服要时髦的，在开学前还要去发廊做个漂亮的发型……就是怕孩子在新学校里丢面子。其实真正的面子不是靠这些包装起来的，我那年一件廉价的T恤就给我带来了人脉，还不是因为上面多了几个字和一行祝福的话吗？

几坐坐电梯，随意停下后，发现在电梯转弯处有一道木门，将之推开，便可通往另一个学系；一会儿又用自己的双腿一步步沿着楼梯拾级而上前往课堂，发现里面坐着20多个正在埋头苦读的学子。不用猜，他们跟我一样，也是新生。不同的是，他们比我懂事，丁点时间也舍不得浪费。所以，他们见一个大孩子突然闯进课堂，以为是来玩的，有的抬眼扫了一下就迅速低下了头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……足足花了两个星期，我才把校园的路认了个大概。这还得益于“大孩子”的心脏极具弹性，认路行动虽然数次受到帅哥靓女的轻蔑与嘲笑，但自我康复得快。

我现在才真正感觉到，初一到大一，最适合迷路、问路和认路。不仅年轻的心脏最容易自我康复（迷路和认路时受到嘲弄，不会往心里去），而且青春的眼睛也最容纳新鲜事物。当然，这必须有独自上学这个前提，否则想迷路都难。其实，人的一生就是迷路问路和认路，有过迷途经历的人也许就会快人一步地找到“出路”。

### 【下期征文预告】 那时，中秋

命题人:赵付美（教师）

命题说明:日月不掩,春秋代序,又是一年中秋来。生活在今天的你,行走在各大购物场所,堆积如山的月饼应接不暇。月饼花样百出,而你,无需思量,便可轻松买走一大包。回到家,望着一块块包装精美的月饼,随手拿出一个,嚼着嚼着,是否嚼出了悠远的味道。那时,中秋,别有情味。提笔写下那时中秋吧……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,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qlwbx z@163.com

## 睡在我上铺的老爸

□申学利

我一个姐姐两个妹妹，借老爸的话说就我一个顶梁柱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，我从小受到爸妈的百般宠爱。就拿上学来说吧，姐姐妹妹上下学，爸妈从来没接送过她们，只有我能够享受他们的高接送远。上小学在村里，老爸步行送我，替我背着书包，看我走进校门他才回身；接我时第一个守在校门口，生怕我提前下课，独自离开学校；初中在邻村，老爸就骑着他的“大金鹿”接送我，风雨无阻。

那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，开始住校了。心里想，老爸终于不再接送我了。小学时且不说，整个初中阶段就我一个人被家长接送，同学们都私下叫我大熊猫，让我很是抬不起头来。高中也有跑校的，老爸也曾提议过让我走读，他负责30里接送。我一听赶紧制止了老爸的念想，“你再接我，我就不上高中了！”老爸只好作罢，就此终止了他的接送生涯。

高中开学那天，老爸特意刮了胡子，换了新衣，他的“老金鹿”也是擦了又擦，像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使命似的，具有隆重的仪式感。老爸把我的行李绑在车后座的外侧，其余的，吃的喝的盆子碗筷，老爸都把它们挂在车把上，车子本来就够重的了，他还非让我坐上不可。

一路晃晃悠悠颠颠簸簸，老爸像一头老黄牛驮着我，也驮着他朝思暮想的希望。看着老爸的背影，我忽然感觉到我将要离这座山越来越远了。

来到学校，已是中午。来报到的同学人头攒动。老爸说咱先别吃饭了，先报到吧。我本来想说“爸你回去吧，我自己能行”的话，但看到老爸心急火燎的样子，我又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。等一切入学手续办完已是下午三点多了。

老爸陪我到学校食堂一起吃了份学生餐之后，正打算离校回家时，天空突然飘起了秋雨。我和老爸回到宿舍避雨，一直到黄昏，雨不但没停，反而越发大了起来。于是，我对老爸说，爸，人不留人天留人，正好有一个同学还没报到，空着一个床位就在我的上铺，你就将就一晚吧，明天雨停了再走。

可我忘了老爸睡觉爱打呼噜这事，老爸由于太累，不久就睡着了。可其他同学却被吵得无法入睡，有一个同学过来戳戳我的肩头，示意我提醒提醒父亲。我不好意思连说抱歉，我不忍心但不得不推醒老爸，告诉他控制一下别打呼噜。

果然后半夜，老爸再没打呼噜，同学们都睡安稳了。我感到很奇怪，老爸是怎么做到既睡好觉又不打呼噜的呢？第二天早晨，当我看到老爸红肿的双眼时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老爸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睡眠，他竟一夜没再合眼！

送走朝夕相处了四年的毕业生，心里满是怅惘失落。还没有从这郁郁寡欢里挣脱出来，又是新学期开学季，校园里增添了许多陌生面孔。

我又接了初一年级的班主任，今天是学生报到的第一天。家长领着孩子自觉在讲台前排起了长队。逐一核对信息，发校服，发入学须知手册，发提前制好的校牌；住校生还得发住宿牌、饭卡，每个孩子四五道手续。顺便观察每个孩子的相貌特征，尽快熟悉孩子。尽管已经轻车熟路，还是有点手忙脚乱。

一直忙到快十一点钟，报到信息确认表上已经勾满了对号，学生和家长都纷纷落座，只剩一个徐小雅的名字前头还是空白。这时候我的红蓝圆珠笔的蓝笔芯怎么也写不出字来了，顺手一按调换键，换上了红笔芯。昨天晚上提前做功课，把全班四十几个孩子的名字都记得差不多了。最短时间记住班里每个孩子的名字，最短时间把名字和人一一对上号，这是做班主任的基本功。我对徐小雅的名字印象很深，估计应该是取自《诗经·小雅》，酷爱读《诗经》的我，竟然爱屋及乌，有点喜欢上这个未曾谋面的新弟子了。不知道这个孩子性格怎样，脾气又如何。

那年我收到了南方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快入学时，父母都没打听到附近谁家的孩子还在那所学校上学，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，学校又太远，父母为省下车费决定让我自己一个人去学校报到。

同学们约我去市里买新衣服，大学新生入学总要打扮得体，好给老师同学留下好的第一印象，我知道父母为给我筹措学费和生活费已经把口袋掏干净了，我对同学撒谎说，衣服我已经买了。

邻居家做服装批发生意，夏天专卖便宜的T恤，根据顾客需要，在上面印染上各种颜色的图案和文字。暑假里我在他家的店里帮忙，临上学时，邻居家的婶子送我一件白色的T恤，我让婶子给我在T恤的前后面各印上了四个字：山东海霞，并在字的下面印上了一行英文：Best wishes to you（向你致以美好的祝愿）。

每天上下班的路上，都与接送孩子的老人或年轻父母抢“道”，抢“座”（公交车座位），就觉得没“羁绊”的上学路是多么幸福！而我从小学到大学，开学的第一课竟然都是问路与认路。

依稀记得，除了在家门口的学堂里读小学不需要认路外，11岁那年，去8公里外的镇上读初中时开学的第一课就是认路。当时，我和同村的几个孩子报了名，尾随班主任去看镶嵌在五六百栋老房子中间的新教室（其实是一户农家的角屋）后，她就让我们先回家，三天后来上课。班主任哪里知道，她领着我们轻而易举就走过的纵横交错、弯弯曲曲的古巷，一下子就像一座迷宫横亘在我们面前。

那天快近正午时，阳光从侧面缓缓移过，轻抚刚刚苏醒过来的古巷。一条条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古巷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几个人亦步亦趋地在这种狭长的古巷间转圈、寻找“出路”。碰壁后相互埋怨几句又折回来“重新开始”。但是，所见的房屋几乎都是“兽雕的屋脊、垂花的门楼、雕花的窗棂、剥落的墙面、